《年大将军兵法》(下)

(清)年羹尧撰　　肖　开点校

水战，史记武王即位，九年东伐，以观诸侯集否？师行，师尚父左仗黄钺，右把白旄，以誓曰："苍兕苍兕，总尔众庶，与尔舟楫，后至者斩！"遂至盟津。

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，楚子为舟师，以伐吴。

昭公十七年，吴伐楚，战于长岸，大败吴师，而获乘舟余皇。

哀公十三年，吴徐承师，舟师将自海入齐。

汉武帝时，朱买臣言，东越王居保泉山，更徙居大泽，今发兵浮海，直抵泉山，陈舟列兵，席卷南行，可破灭也。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，诏买臣到郡，治楼船，备粮食水战具。岁惟买臣受诏，与韩说俱击，破东越。

武帝时，有楼船，有戈（弋）船，有下濑，有横海。江淮青齐皆有楼船。车（夹）击南粤，救东瓯，则用江淮会稽楼船，灭朝鲜，则用齐楼船。又开昆明池，以习水战。

魏曹操遗孙权书，欲治水军，与之会猎于吴。张昭等曰："操得荆州，水军蒙冲斗舰，浮以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矣。"周瑜曰："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远涉江湖，不习水土，擒操宜在今日。"瑜与刘备进，与曹操遇于赤壁（壁）。瑜部将黄盖，取蒙冲斗舰十艘，载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，裹以帷幔，上建旌旗，预备走舸，系于其尾。时东南风急，盖以十舰，中江举帆，余船以次俱进，去北军二里余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，烧尽北船，延及岸上，营落烟焰。张大瑜等率轻锐继其后，雷鼓大进，曹操军大败。

晋武帝谋伐吴，诏王浚修船舰，乃作大船，连枋百二十步，受二千人余，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出门，上得驰马往来，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，以惧江神。舟楫之盛，自古无有。吴为铁锁，横截江险，又作铁椎，暗置江中，浚知状，乃作大筏数十，四方百余步，缚草为人，令善水者，以筏先行，遇铁椎辄著筏而去。又作大炬，长十余丈，大数十围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，遇锁，燃炬烧断，于是顺风鼓棹，径造三山。

晋有指南舟。

宋太祖时，命曹彬伐南唐。彬等伐江陵，水陆并进，克池洲，败唐兵于铜陵，遂次采石矶。初唐池州人樊若水，累举进士不第，遂谋归宋，乃渔钓采石江上，几夜乘小舟，载丝绳维南岸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广狭，寻诣汴。上书（疏）言江南可取状，请造浮梁以济师。宋主然之。遣内侍往荆湖，造黄黑龙船数千艘，以大舰载大竹缰，自荆渚而下，命丁匠营之，三日桥成。议者以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。宋主不听，师南下，以若水为响导，既克池州，即用为知州。若水请试舟于石牌口，移置采石，梁成不差尺寸。宋师因以济江，若履平地。

高宗时，金兀术入寇，韩世忠与相持于黄天荡。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。将战，世忠预命工□铁相连为长绠，贯一大钩，以授士之骁勇者。平旦，虏以舟噪而前。世忠分海舟为两道，出其背，每缒绠则曳一舟，而虏人竟不得济。兀术既为世忠所厄，欲自建康谋北归，不得去。或教以芦场地，凿大渠二十余里，上接江口，在世忠之上，遂傍沿城西南隅凿渠，一夜渠成，次早出舟，金人悉趋建康。世忠尾击败之。虏终不得济，乃揭榜募人，献所以破舟之策。有教于其舟中载土，以平板铺之，大船板以棹桨，俟风息则出江，有风则勿出，海舟无风不可动也。以火箭射其箬篷，则不攻自破矣。一夜造火箭成，是日引舟出江，其疾如飞，天霁无风，海舟皆不能动，以火箭射海舟箬篷，世忠军乱，焚溺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世忠与余军，至瓜步弃舟，而陆奔还镇江。

绍兴五年，岳飞破杨太于洞庭。太时与刘豫通，负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轮激水；其行如飞，旁置樯竿，官舟迎之辄碎。飞伐君山木为巨筏，塞诸港汊。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，择水浅处，遣善骂者挑之，且行且骂，贼怒来追，则草木壅塞车轮，碍不得行，急击之，贼奔港中，为筏所拒，官军乘筏，张牛革以蔽

矢石，举巨木撞，其舟尽坏。太计穷，赴水死。

备倭船。国朝沿海卫所，每千户所，设备倭船十只，每一百户，备倭船一只。每一卫五所，共船五十只。每船旗军一百名，春夏出哨，秋冬回守，月支行粮四斗。船有亏折，有司补造。□□□自修理。

战船。新江口战船，永乐五年，额设一百三十一只。宣德以后，增至三百一十九只。至成化十年，堪操止有一百四十只。折卸未造，内有四百料者，俱造二百料快船。

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，胜人多少，皆以米为准，一人不过重米二石。桡橹轻便为上，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。其战则有楼船、斗舰、走舸、海鹘，其潜袭则有蒙冲、游艇。其器则有拍竿，为其用，利顺流以击之。诸军视大将军之旗，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，闻金则止，旗偃则还。若先锋游奕等船，为贼所围，以须外援，则大将军赤旗向贼，点则进，每点一船进。旗前亚不举，则战船徐退，旗向内点，每点一船退。若张疑兵，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，以惑之。此其大略也。

游艇者，无女墙，舷上桨床左右，随艇子大小长短，四尺一床。计会进止，回军转阵，其疾如风，虞候用之。夫拍竿者，施于大舰之上。每舰作五层楼，高百尺，置六拍竿，并高五十尺，战士八百人，旗帜加于上。每迎战，敌船若过，则发拍竿，当者船舫皆碎。隋高祖命杨素伐陈，自信州下峡作大舰，名五牙舰，上起楼五层，高百余尺，左右前后，置六拍竿，并高五十尺，容战士八百人，旗帜加于上。次曰，黄龙，置兵五百人。自余平乘舴艋等，各有差军二。至荆门，陈将吕仲肃于州以舰拒素。素令已乘五牙四艘逆战，船近以拍竿碎陈十余舰，夺江路。

蒙冲者，以生牛革蒙战船背，左右开掣，掉空矢石不能败，左右有弩窗茅穴，敌近则施放，不用大船，务在捷速，乘人之不备。

楼船者，船工建楼三层，列女墙，战格树幡帜，开弩窗矛穴，外使毡革禦火，置炮擂石铁汁，状如小垒。其长者，步可以奔车驰马。若遇暴风，则人力不能制，不甚便于用。然施之水军，不可以不备，以张形势也。

走舸者，船舷上立女墙，棹夫多战卒，皆选勇力精锐者充之。往返如飞鸥，乘人之所不及。

斗舰者，船舷上设女墙，可蔽半身。墙下开棹，空船内五尺。又建棚与女墙齐，棚上又建女墙，重列战士，上无覆背，前后左右，竖牙旗金鼓，谓谋伐兵。诏王浚修战舰，乃作大舟连舫，一百二十步，受二千人，以木为城，起桡橹，开四门，皆得驰马，画鹢首怪兽，以惧江神。

海鹘者，船形头低尾高，前大后小，如鹘之形。舷上左右置浮板，形如鹘翼翅，助其船，虽风涛怒涨，而无侧倾覆。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，牙旗金鼓如常法。

广船，视福船尤大，其坚致亦远过之。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，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。二船在海，若相冲击，福船即碎不能当，铁力之坚也。倭夷造船，亦用松杉之类，不敢与广船相冲。但广船难调，不如福船为便易。广船若坏，须用铁力木，难乎其继，且其制下窄上宽，状若两翼，在里海则稳，在外洋则动摇，此广船之利弊也。广东大战舰，用火器于浪槽中，起伏荡漾，未必能中贼。即使中矣，亦无几何？但可假此以褫敌人之心胆耳。所恃者有二，发矿、佛狼机，是为不中，中则无船不粉，一也。以火球之类于船头，相遇之时，从高掷下，火发而贼舟即焚，二也。大福船亦然。广船用铁力木，造舟之费，加倍福船，而其耐久亦过之。盖福船俱松杉木，鰍虫易食，常要烧洗，过八九汛后，难堪风涛矣。广船木坚，鰍虫纵食之，亦难坏也。

福船高大如楼，可容百人。其底尖，其上阔。其首昂而口张。其尾高耸，设楼三重于上。其傍皆护板，护以茅竹，坚立如垣。其帆桅二，道中为四层，最下一层，不可居，惟实土石，以防轻飘之患。第二层，乃兵士寝息之所，地柜隐之，须从上蹑梯而下。第三层，左右各设水门，门中置水柜，乃扬帆炊爨之处也。其前后各设木碇，系以棕缆，下碇起碇，皆于此层用力。最上一层，如露台，须从第三层穴梯而上。两傍板翼如栏，人依之以攻敌。矢石火炮，皆俯瞰而发。敌舟小者，相遇即犁沉之，而敌又难于仰攻。诚海战之利器也。但能行于顺风顺潮，回翔不便，亦不能逼岸而泊，须假哨船接渡而后可。

先任南塘戚公继光云，福船高大如城，非人力可驱，全仗风势。倭船自来矮小，如我之小苍船。故福船乘风下压，如车碾螳螂，斗船力，而不斗人力，是以每每取胜。设使贼船亦如我福船大，则吾未见必济之策也。但吃水一丈一、二丈，惟利大洋，不然多胶于浅，无风不可使。是以贼舟一入里海，沿浅而行，则福舟

无用矣。故又有海沧之役。

按福建船有六号，一号二号，俱名福船，三号哨船，四号冬船，五号乌船，六号快船。福船势力雄大，便于冲犁。哨船冬船，便于攻战追击。乌船快船，能狎风涛，便于哨探，或捞首级，大小兼用，俱不可废。船制至福建备矣。惟近时过于节省，兵船修造，估价大廉。求其不板薄钉稀，不可得也。欲船之坚，须加工料也。

海沧船，今名冬船。戚公继光云，海沧稍小福船耳，吃水七八尺，风小亦可动。但其功力，皆非福船比。设贼舟大，而相并我舟，非人力十分胆勇死斗，不可胜之。二项船皆只可犁沉贼舟，而不能捞取首级，故又有仓船之设。

开浪船，即乌船。戚公继光云，开浪及其头尖故名，吃水三四尺，四浆一橹，其形如飞，内可容三五十人，不拘风潮顺逆者也。

守备庄渭阳曰："广船不如福船，广船下狭上阔，不耐巨浪。又其上编竹为盖，遇火器则易燃。不如福船上有战棚，禦敌尤便也。往年，游击侯国弼，改造福船，业有成效。今合酌用其制，底用广船式，上用福船面，庶足涉鲸波而销氛祲也。"

叭喇唬船，浙中多用之。福建之烽火门，亦有其制，底尖面阔，首尾一样，底用龙骨，直透前后，阔约一丈，长约四丈，未有小官仓。船面两傍，各用长板一条，其兵夫坐向后掉（棹）浆。每边用浆十枝，或八枝，其疾如飞。有风竖桅，用布帆，浆斜向后，准作偏柁，亦能破浪，甚便追逐，哨探倭奴，号曰软帆。贼亦畏惮。

艟䑸船。戚公继光曰："近者改苍山船制为艟䑸，比苍船稍大，比海沧更小，而无立壁，最为得其中制。遇倭舟或小或少，皆可施功。但水兵人技，皆次于陆兵。设使将水兵，教练遴选，亦如陆兵，而后登之舟中，则比陆兵更加一舟险，其功倍于陆兵必矣。司寄者，何惮而不为哉？"

苍山船，首尾皆阔，帆橹兼用，顺风则扬帆，风息则荡橹。其橹设于船之两傍腰半，以后每傍五枝，每枝二跳，每跳二人，方橹之未用也。以板闸于跳上，常露头于外。其制以板隔为二层，下层镇之以石，上一层为战场，中一层，穴梯而下，卧榻在焉。其张帆下碇，皆在战场之处。船之两旁俱饰以粉。盖卑隘于广福船，而阔于沙船者也。用之冲敌，颇便而捷。温州人呼为苍山铁。

戚公继光云，苍船最小，旧时太平县地方，捕鱼者多用之，海洋中遇贼战胜，遂以著名。殊不知彼时，各渔人为命负极之势，亦由贼之入我地是也。今应官役，便知爱命。然此船水面上，高不过五尺，就加以木打棚架，亦不过五尺。贼舟与之相等，既势均不能冲犁。若使径逼贼舟，两艘相联，以短兵斗力，我兵决非长策，多见偾事。若贼舟甚小，一入里海，我大福海沧不能入，必用苍船以追之。此船吃水六七尺，与贼舟等耳。其捞取首级，水潮中可以摇驰，而快便三色之中，又此为利。

八浆船，但可供哨探之用，不能击贼。今闽广浙直皆有之。

崇明沙船，可以接战，但上无壅蔽，火器矢石何以禦之？不如鹰船，两头俱尖，不辨首尾，进退如飞。其傍皆茅竹板密钉，如福船旁板之状。竹间设窗，可出锐箭。窗之内，船之外，隐人可荡浆。先用此舟冲敌，入贼队中，贼技不能却，沙船随后而进，短兵相接，战无不胜矣。鹰船沙船乃相须之器也。

渔船，于诸船中制至小，材至简，工至约，而其用为至重，何也？以之出海，每载三人，一人执布帆，一人执浆，一人执乌嘴铳，布帆轻捷，无垫没之虞，易进易退，随波上下，敌舟瞭望所不及。是以近年赖之取胜擒敌者，多其力焉。

网梭船。定海临观象山一带沿海地方，俱有之。其形如梭样，打桅布帆，仅可容二人，冲风冒浪，专入大洋，抵下入山，取壳菜紫菜，打鱼之利。舟至山麓，二三人以舟崖置滩涂，避风潮。若欲西归，仍舁舟下水，不能禦敌，但可为哨探之用，乃渔船之至小者也。

戚公继光曰："网船形似织梭，内二人，前后用二人，以棹棹之，风浪大可拖之，涂上且不能覆，吃水七八寸耳。此可走极，或用之里港窄河，动以百数。每只内用鸟铳二三人，蜂集蚁附，沿海迅速而打之，甚妙。如贼追逼，就可弃走，一舟不过一金之费耳。"

两头船。按《大学衍义补》有两头船之说，盖为海运，为船巨，遇风惧难旋转，两头制舵，遇东风则西

驰，遇南风则北驰，海道诸船，无逾其利。盖武备不嫌于多虑，患不妨于远，莫为之前，犹将求之，而况设之，前者有未泯乎？以此冲敌，则贼舟虽整可乱也。

水战非乡兵所惯，乃沙民所宜。盖沙民生长海滨，习知水性，出入风涛，如履平地。在直隶、太仓、崇明、嘉定有之。但沙船仅可各港协守，小洋出哨。若欲出赴马绩、陈钱等山，必须用福苍及广东乌尾等船。

沙船能调戏，使斗风，然惟便于北洋，而不便于南洋。北洋浅，南洋深也。沙船底平，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。北洋有滚涂浪，福船苍山船底尖，最畏此浪。沙船却不畏此。北洋可抛铁猫（锚），南洋水深，惟可下木碇。此船当与鹰船参看。

太祖旧制，深严双桅船只私自下海之禁。承平既久，法度浸弛，双桅习以为常，甚至有五桅者。长沙大帆，一日千里。近蒙当道建言，申明旧制，晓谕改正，而未尝著实举行。故沙船入港，头桅多寄海口，或倩人游说官府，船海非双桅，不可翼便其私。盖单桅双桅，无不可行，但有大小迟速耳。定制沙民止许户船一只。巡船宜快，便多桅橹。如粮船有一定之式，以便江海识别。沙船宜朴实单桅，仍禁双桅眼。责令本州县及守禦官，限一月之内改正，违者即系贼船，许诸人擒获首告，即以充赏。惟有副帆副桅，以备损坏，而桅眼止一者听。庶几，我常强而彼常弱，我常速而彼常迟。此造船之良法也。

福船应备器械数目：大发楨一门，大佛狼机六座，碗口铳三个，喷筒六十个，鸟嘴铳十门，烟锥一百个，弩箭五百枝，药箭十张，粗火药四百斤，鸟铳火药一百斤，弩药一瓶，大小铅弹三百斤，火箭三百枝，火砖一百块，火炮二十个，钩镰一百把，砍刀十把，过船钉枪二十根，标枪一百枝，藤牌二十面，宁波弓五张。铁箭三百枝，灰锥一百个，大旗一面，并号带，大蓬一扇，小蓬一扇，大橹二张，舵二面，碇四门，大索六根，小索四根，每根长十八丈，板舵索一根，铁锅四口并灶盖花碗八十个，缭后手索二根，碇索四根，每根长二十丈，绞碇索四根，铁锹四把，薄刀二把，铜锣一面，大更鼓一面，小鼓四面，大桅旗一顶，正方旗五顶，水桶四担，灯笼十盏，木梆铁铃一幅，备用大小松杉木十株，火绳六十根，绳十根，铁蒺藜一千个。

捕盗自备钉四十斤，油五十斤，麻六十斤，灰三担。各兵自备箆盔一顶，腰刀一把，随身钉枪一根。

海沧船应备器械数目：大佛狼机四座，碗口铳三个，鸟嘴铳六把，喷筒五十个，烟锥八十个，火炮十个，火砖五十块，火箭二百根，粗火药二百斤，鸟铳火药六十斤，药弩六张，弩箭一百枝，弩药一瓶，大小铅弹二百斤，钩镰六把，砍刀六把，过船钉枪十根，标枪八十根，藤牌十个，大旗一面，并号带，大篷一扇。

艟船一只，即大苍山船也。捕盗一名，船工一名，椗手一名，缭手一名，甲长三名，兵夫三十名，旗帜方色，俱随本哨，福船相同。

平时在船四面摆三甲，总合为一大哨，于船四面，各甲各器，长短相间，分方面外而立。如遇贼，随贼所在之面，并力动手，无贼之面，亦留每面二人防看。

第一甲，佛狼机，鸟铳。甲长专管放机铳。贼近，管放火炮烟药等器。第二甲，标枪、杂艺。甲长，贼远，照管船只摇橹；贼近，各色军（器）俱听持用，专备攻战。第三甲，火箭。甲长以一半弩手，一半火箭，贼远，照管船只摇橹；贼近，各色军器持用，专备攻战。

每海沧船一只，捕盗一名，舵工二名，缭手一名、椗手二名，扳招一名，甲长四名，兵夫四十名，旗帜方色，俱随本哨，福船相同。

平时在船四面摆四甲，合为一哨，于船回面，各甲各器，长短相间，分方面外而立。如遇贼，随贼所在之面，并力动手，无贼之面，亦留每面二人防看。其船头铳用一架。第一甲拨兵四名，专管船头闸板下。第二甲拨兵四名，专管两头仓门。

第一甲，佛狼机、鸟铳。甲长专管放机铳。贼近，放火炮，砖烟、火药等器。第二甲，标枪、杂艺。甲长，贼远，照看船只摇橹；贼近，管使枪刀打石，倾放火药等项。第三甲，标枪、杂艺。甲长，贼远，照看船只摇橹；贼近，管使枪刀打石，倾放火药等项。第四甲，火箭。甲长以一半打弩，一半火箭，贼近，各色军火器，俱要便宜攻打。

以上如与贼逼近船边，一时遇巧，不拘何人用何器，但能奋勇当锋，用火药火器成功，用刀战杀有功者，俱以破格奇功论。

每甲长管兵十名，甲长小旗一面。